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中書_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一

靈異部一

神鬼上

唯
靈
神
鬼
上

天地之間

管子一謂之鬼神

祥使

管子鬼神

役使鬼

神管子龍闕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
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元服天
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
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
故智者一信之
堯五吏
管子昔一之祭祭堯之五吏
君請立五屬之祭祭堯之五吏

春獻蘭秋獻魚
以爲脯鯢以爲穀

清商

管子其下
泉注清商
神怪之名

慶忌

於螭

管子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
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

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
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一螭者一頭而兩

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
長尺而人物具管子桓公

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闌然止矐然視援弓將
射引弓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

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
馬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

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
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

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

涉其深至膝若
右涉其大濟

冠右祛衣走馬前疾

見

俞兒

見

以道涖

天下其鬼不神

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

其神不傷人非其

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神

輔道德

文子積道德者天與

山水鬼神

墨子子墨子曰古今之為鬼非他也

天鬼

見

生者理之必終

列子道終於本无始進乎本不

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不生而欲恒其生歸其真宅

列子精神者天之分骨骸

畫其終惑於數也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

入門返根

列子黃帝書

骨骸一其存**夸蛾氏二子**

列子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
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

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
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

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
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

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即石壑壤
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

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
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

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
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

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
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

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一負二山一厝朔
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注形當作

行操蛇之神見化人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邑

乘虛不墜觸實不破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

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

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

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

體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

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

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描靡曼者施芳澤正

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

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日日獻玉變物

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

形易人慮

見委蛇莊子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

所見公反誅詔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

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

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峯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一一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穀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戰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沈有履竈有髻

見上

戶內煩壤雷霆處之

見上**倍阿鮭蠶**

見上

洸陽

見上

方皇

見上

無命有命無鬼有鬼

莊子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一一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一一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一一耶無以相應也若

之何其**風采光景**

鶡冠子神徵者一一所以序怪也

伏鬼立魅

荀子夏首

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為人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一也印視其髮以為一一也背而

走比至其家勾芒呂氏春秋其神一注勾芒少皞氏者失氣而死

神之祝融呂氏春秋其神一注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官之神薦

收呂氏春秋其神一注少皞氏裔元冥呂氏春秋其子曰該有金德死託祀為金神

皞氏之子曰循為元黎丘奇鬼呂氏春秋梁北有一冥師死祀為水神部有馬喜效人之

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

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

信之曰謔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

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

傷死鬼媯時既神漠

淮南子是故

一者其一一者其一

九嬰大風

淮南子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

草木而民無所食狻猊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

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狻猊斷修蛇

嬰水火之怪為人害大

循虛出入淮南子枕戶構而卧

神能元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一而一則亦無能

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搏

者也離者必病故上駢桑林淮南子黃帝生陰陽

媯所以七十化也注

聖人曼云

揚子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

亡一靈場宜夜揚子一之威施於暮夜則見悚曰

司過之神抱朴子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

奪其神降於華國語十五年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

將與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

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

觀其政德而鬼道國語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

均布福焉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

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面

而躋之亦不祥犯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白毛

虎爪執鉞立西阿國語甯公夢在廟有神人

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名史豎占之刑

對曰如君之言則虜收也天之刑神也大事官成

神見神叢

戰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一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

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

而叢藉神三日

見陽侯

戰國策塞漏舟而輕

湘君

史記

皇紀始皇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

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登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

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何神博士對曰

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

人皆伐湘山漧池君史記秦始皇紀使者從關東夜過

為我遺一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壁去使者奉壁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

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山鬼不

也使御府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壁也

過知一歲事

見上

白帝子

史記漢高祖紀

高祖被酒夜徑

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

曰前有白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

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

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一也化為蛇當道

今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

諸從者日

老嫗夜哭

見上

如蒼犬

史記呂斤紀

三月

呂

趙王如意為崇高后遂病掖傷

云

光輝若流星

史記封禪書文

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

來來常以夜

陳寶

八神

史記封禪書於是

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史記封禪書於是

始自遂東遊海上

行禮祠名山大川及一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
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

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王祠天齊天齋湖水居
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

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
澤中圓丘云三日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

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
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

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八曰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瑯
邪瑯邪在齊東分益歲之所始各用牢具祠而巫祝

所損益珪幣雜異焉小鬼之神者史記寸禪書杜主故周之右將

氣成五采若人冠纁史記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

一馬 一若見五人於道北史記封禪書文帝出長安

一遂因其直北

立五帝壇祠
以五牢具

聞其言不見其人

史記封禪書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疏氏觀神

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若祠之其
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

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

嶧山君地長

史記封禪書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

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象破鏡冥羊用羊祠馬
行用一青牡馬太一用牛武夷君用乾魚

陰陽使者以一牛今
祠官領之如其方

武夷君

見陰陽使者

見八通鬼道

史記封禪書堯人謬忌秦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
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

牢七日為壇開一之於一是天子令竈鬼
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

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少翁
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一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

馬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

神君書法

史記封禪書神君最貴者太

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惟中時畫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為主入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一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一按漢書作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一史記作書疑傳寫之誤

聞若有言

萬歲

史記封禪書遂東幸緹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

當道野人

史記

趙世家簡子出有人一辟之不去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謔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內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

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
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夫曰及爾子之長以賜之
夫兒何謂以賜翟夫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夫者
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
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
道者曰臣一一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宣

室前席

史記賈生傳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
坐一一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

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一一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所以然之狀

見長桑君

史記扁鵲傳少時為人舍長舍客一一過
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

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
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
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
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

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
靈之下若風馬

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禮樂志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元雲

駕飛龍羽旄紛

神哉沛先以雨般喬喬雷之至慶陰陰相放

患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

志后土

也坤為母故稱媪海內安定富媪之功耳

志登成甫田

百鬼

致於是遺諫大夫王

褻使持節而求之

火祖

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

星入則止火呂順天時救民疾帝嘗則有祝融堯時有

闕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

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闕伯後主火星

金馬碧鷄之神

漢書五行志古之火正謂火

漢書五行志古之火正謂火

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

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

迪嘗

漢書

富媪

漢書

宋其後也世司其

五帝

漢書魏相傳東方之神太昊乘

占故先知火災
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
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

土茲一
司各有時也
所
瞰室
漢書揚雄傳高明

還帷坐而步

漢書

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
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

如李夫人之貌
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白衣老父

後漢書光武紀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
過木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

所之有
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

注老父蓋神人也今
下博縣西猶有祠堂
凡千五百一十四神
後漢書光武

書曰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為壇八陞中又為重壇
天地位皆在壇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
赤帝位在丙己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
在壬亥其外為壇重營皆紫以象紫宮營有通道以為
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
外營中營——————————————————————
洛陽城北四里方壇四陞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
西面皆在壇上地理羣后從食皆在壇下中嶽在木四
嶽各依其方淮海俱在東河在西濟在北江在南餘山
川各如其方漢初土德色尚黃至此始明火德微熾尚
赤服色於地理羣后從食山川各如其方

見伏閉後漢書和

帝紀六月己酉初令————————————————
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它事 伏日萬鬼行

見桃印五色難止惡氣後漢書禮儀志仲夏之月萬物
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

楸其禮呂朱索連葦菜彌年朴蠶鍾呂一長六寸方
三寸一書文如法呂施門戶代呂所尚為飾夏后氏
金行作葦莢言氣交也般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
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
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
葦莢螺首桃更見十二神後

為門戶飾呂一一一

葦莢螺首桃更

上見十二神後

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
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侏子皆赤幘皂

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

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

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

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

曰侏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侏子和曰甲作食死

腓胃食虎雄伯食魃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

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

根共食蠱凡使一一一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

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
儻唯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驕
騎傳炬出官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
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儻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

芟畢執事陸者罷葦戟桃杖後者為糧見東陵聖母後

以賜公卿將軍持侯諸侯云後者為糧上東陵聖母後

書郡國志注博物記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為妖閉

獄桎梏卒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以其處為廟祠號

曰山神謂我人後漢書郡國志注三齊記曰南有

經此山山犬吠之寵松子亭神後漢書郡國志注襄陽

曰山山犬吠也松子亭神者舊傳曰有山山下

有山陂中多魚人捕以杖撞地輒成井後漢書郡國志

不可得南都賦所稱以杖撞地輒成井注荆州記曰縣

南十里有平岡岡有金井數百淺者四五尺援之餘靈

深者不測俗傳云有金人援之餘靈

深者不測俗傳云有金人援之餘靈

後漢書馬援傳注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後
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也

神形見

後漢書陰興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
臘日晨炊而

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
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

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
日祀竈而薦黃羊馬
臘日薦黃羊
見竈神黃衣披髮

後漢書陰談傳注雜五行書曰
夜一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

泥竈令
婦孝
子郭
見神數下言
後漢書琅琊孝王傳京國中
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

武陽厚邱轄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
官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

江有子胥神
後漢書張禹傳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
江行部中土民皆以

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女魃後

神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書張衡傳一游光後漢書馬融傳導鬼區徑神場詔

北而應龍翔靈保名方相驅厲疫走蠹祥捕罔

兩拂一初救葛陂君後漢書費長房傳汝南歲歲常

天狗縹墳羊有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

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得

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

故形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頭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

服付其一札以一一一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

以頸繞主地上鬼神後漢書費長房傳長房辭歸翁與

之而死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為作一符曰以此

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為作一符曰以此

一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

餘年矣即以杖投鹽水神女後漢書南蠻傳廩君乃乘

波顧視則龍也土船從夷水至鹽陽

有——謂康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君共居康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

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康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康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光景時**

時出見

後漢書西南夷傳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鷄金馬

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粟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

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鷄光景人多**黃衣拄杖**見之前漢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

魏志三少帝紀襄武縣言有大入見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着——單——黃巾——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

平**為求相代**魏志杜畿傳注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吾召子畿固請之童子

曰今將——君——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遣婢相聞**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

吳志吳主傳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
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

月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
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

山川一一與石印三郎吳志三嗣主傳注江表傳曰歷陽
其神一一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

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
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

言一一神聞車馬聲晉書魏舒傳舒嘗詣野王主人妻
有夜產俄而一一之一相問曰男

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後聞寢者為誰曰魏公
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芥傷

而死舒自知即僕便是鬼晉書阮瞻傳瞻素執無鬼論
常為公矣物莫能辨每自謂此理足可

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
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

甚有

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
言無——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

談老子

晉書陸雲傳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
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

少美風姿共——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
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

乃王弼家雲本無玄
學自此談老殊進

蔣侯

晉書王悅傳悅少侍講東宮
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

謚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
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

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披甲持刀導
問君是何人曰僕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

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
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頥絕

朱衣介幘

飲板

晉書陶侃傳嘗如廁見一人——曰以
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

罪福不虛

晉書王坦之傳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

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一昏一惟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

自稱徐伯元

晉書殷仲堪傳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

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

是果臨予舍西土瓦中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

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

畢遂夢此天使為酒藏吏五日而蘇說死時

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

道為貴
人所識

天上京兆

晉書王矩傳美姿容每出遊觀者盈路初為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

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謂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荅稱

一人被使召君為主簿矩意甚惡

之至州

草木皆類人形

晉書符堅載紀謝石等以既敗

而望王師見步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

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

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

力深山父老

晉書符堅載記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

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云家去此無遠可

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

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

之猛既出顧視

乃嵩高山也

十倍償畚值見苑窳婦人寓氏

宋書禮志漢儀

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

祭蠶神曰

鬼哥子夜宋書樂志子夜哥者有女子名子夜

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三

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

十二壁鎮金一餅宋書符瑞志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普嚴曰嵩皇神告我云江

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

屣以告同學法義法義以十三年七月於嵩高廟石壇下得玉壁三十二枚黃金一餅

殿窻戶應

聲開

宋書文帝袁皇后傳后亡後嘗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宗所生也常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

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

一諸一
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
錢二十八文
葬宅四

角

宋書徐羨之傳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
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有大

厄可以一
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

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
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
長鬼
宋書謝弘微傳時有一

殺弘微弘微病增劇輒豫告文
宣弘微既死與文宣分別而去
劉湛為崇
宋書殷景仁

仁素善湛居外任景仁引湛還朝湛既入乃深結司徒
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義康納湛言毀景

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收湛之日誅討處分一皆委
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性本寬厚忽

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兒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
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大有大樹既而曰我

誤邪疾轉篤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為州凡月餘卒或云見

蔣王出盪

齊書東昏侯記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時拜蔣子文神為

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揚州牧鍾山

王至是又尊為皇帝迎神像及諸廟雜神皆入後堂使

所親巫朱光尚禱祀祈福又虛設鎧馬齊仗千人皆張

弓拔白出東掖百穀總神齊書禮志稷是

門稱一

牛并斬諸劫

齊書王敬則傳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

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

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

曰吾先啟神若負誓

誓即殺十牛解神

不與神牛齊書

民傳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

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

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塚及安民卒世以神為崇

足狗肉便了事

何用階級為

齊書周山圖傳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今死遂發靈山圖啟乞加神位輔

國將軍上答曰

事神謹得美遷

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從

吳興太守徵為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

賜弓二張

齊書扶南

國傳在日南之南其先有女人為王名柳葉又有激國人混填夢神

樹下得弓即乘船向扶南柳葉見船率眾欲禦之混填舉弓遙射貫船一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填娶以為

妻摩醯降靈

齊書扶南國傳永明二年閻邪跋摩遣天竺道人釋那迦仙上表那迦仙詣京師言

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嘗降於摩耽山詔報曰具流施彼土雖殊俗異化達深欣讚憤王

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為一
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

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而避居見識貴臣被知英主
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

周興嗣傳嘗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
學邁世初當一一卒一一言終不測所之

此中殊吉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

因巖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
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皆初遷將築室

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皆曰君欲居此耶乃指
一處云一一一一忽不復見皆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

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手各有所持梁書扶南國傳俗
皆所居室歸然獨存

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一自稱少從武帝征伐
一一一一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

而史宋孝武帝紀三月乙未建牙於軍門是時多不悉
舊儀有一翁斑白

指揮事畢

患腰痛請療

南史張融傳東海徐秋夫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慘

忽失所在

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

猶難忍

之秋夫如言為鍼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

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顧吳

郡部伍尋至

南史顧琛傳初琛景平時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

有一人元衣介憤執鞭屏諸船云

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

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

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

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

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方山白馬廟上授玉手

板

南史齊豫章王嶷傳嶷薨後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與指揮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一一

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堯廟重去四凶

南史崔祖

思傳年十八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

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座則是神一一

影有酒色

南史梁宗室猷傳猷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懽極醉

亦一一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狗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

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

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祈請

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巨蛇繞壇南史梁始興王憺傳天監

四年荆州大旱憺使祠於天井有一廟中人馬脚盡

有泥濕南史曹景宗傳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

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織條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

自震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

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是

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

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此中有王有相

南史范雲傳嘗與梁武同宿顧嵩之舍嵩時時有彈指

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世所

聲南史傅縡傳縡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世所

來者百餘日

三寸絹丹書日月字

南史蕭叡明傳叡明字景濟南蘭陵

人也母病風積年沉卧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

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枯母函中惟有

桑君

南史蕭矯妻羊淑律傳性至孝母嘗有疾淑禱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

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天女相偶魏書聖武

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武帝常率數萬騎田於山澤畝見輜輶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

也受命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

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子即世祖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

婦家力微皇
帝無舅家

希恩感夢

魏書宗室澄傳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

以叙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鬚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稱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

奕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兇雲忠諫剖心可謂

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從御殷洛經漚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

一而一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干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

比干禮畧於嵇紹情有愧然既有此夢或請雨不驗鞭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像一百

魏書南安王楨傳以早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祠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

鞭罰

是月疽發背薨

狩山雲霧

魏書和跋傳時羣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

修虛譽眩曜於時性尤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後車駕北狩狩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灑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勉勵務自纂修今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我之死也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去奔長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一校獵忽遇暴風一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其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

太山府君子

魏書段承根傳段承

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
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一一一一奉教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被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處分為高崇妻

魏書宋頽傳頽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

言之一崇後數日而卒按鄧氏北史作劉氏執杯酒似若

獻酬

魏書夏侯共傳初共與南人牟謨庾遵江文遙等

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

人相率至夫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

耳時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疆仆狀

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

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適陰私竊盜咸有

次緒縮水脈

魏書朱兆傳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

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眾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
 恭下都督史作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
 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尔朱
 家欲渡河用爾作湟波津令為之
 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
 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
 君自是學

士何為每見毀辱

魏書劉蘭傳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眾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

見譏於世永平中為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

蘭曰
 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

後蘭告家人自稱湘女
 魏書慕容暉傳有神降於鄴
 少時而患卒
 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

去車騎聲從北門入

魏書禮志帝嘗於白登廟將薦熟有神異焉太廟博士許鍾上言曰

臣聞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明近嘗於太祖廟有

震動門闕執事者無不肅悚斯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咸知聖德之深遠

暗相

北齊書神武帝

紀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

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雋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

有苑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應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

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

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

青 衣人拔刀叱 北齊書神武帝紀從榮從據并州抵揚州 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

次定日車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主

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

以為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為義子及得志以其宅

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陣外團焦以石墜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為官

士馬四合北齊書神武帝紀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

紹為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馬及戰之日尔朱氏軍人見

蓋神助也 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北齊書武成帝紀又

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見馬帝又夢之墳

之內忽有車軌之轍北齊書後主紀癸丑祈皇祠壇

按驗傍無

人跡不知城隍神北齊書慕容儼傳梁司徒陸法和儀

車所從來同宋蒞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

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

高梗必須才畧兼濟忠勇過人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

儼岳以為然遂遣鎮郢城始入便為梁大都督侯瑱任

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克又於

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蕪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

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有

神祠一所俗號

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歛起驚濤涌激漂

斷荻蕪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

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神

皆從行

北齊書陸法和傳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

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名諸蠻弟子八百

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

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

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

回動輕漂有異生人

北齊書
權會傳

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

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

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

處乃是郭外**白衣人**周書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也時纔去家數里屬天旱高祖敕武祠華岳岳廟舊

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變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

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奧岳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險絕人跡

罕通武年踰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

夢見一——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
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生

為上柱國死作閼羅王

隋書韓擒傳隣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

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
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閼羅王擒子
弟欲捷之擒止之曰——
——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
與馬自止飄風

旋統

隋書周羅暉傳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暉行絳晉呂三州諸

軍事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於師時年六十四送柩
還京行數里無故——策之不動有——馬

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
無為總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嘆其年秋七月
子仲隱夢見羅暉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
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隘是其日也
弓

箭刀劍無故自動

上見

三童子

隋書王劭傳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

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栢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栢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

行教果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一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二

靈異部二

神鬼下

此神不欺趙無恤

舊唐書高祖紀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圖關中以元吉為鎮北將軍太

原留守癸丑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丙辰師次靈石縣營

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

雨積旬餽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

老父詣軍門曰余為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

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

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平霍邑

少姨廟

舊唐書高宗紀親謁 | 賜故玉清觀 水中

湧沸

舊唐書羅道琮傳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

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

若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

若漫屍柩不可復得道琮設祭慟哭告欲與俱歸之意

道琮便取得其屍銘誌可驗遂附之還鄉 天帝人帝 唐書

禮樂志以高祖配五 為公呵禦 唐書蕭遘傳咸通中擢

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遘姿宇秀偉氣孤峻嘗慕

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為相撫遘罪由起居舍人

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

祠見帝貌類向所覩異之
遺怳悟俄謁白帝
妬女祠唐書狄仁傑傳帝

使并州長史李冲元以道出俗言盛服過者致

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

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

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

鬪戰神唐書安祿山傳本

現居突厥中禱于於軋犖山虜所謂

而姪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

室中

光曜見星冠絳衣

宋史禮志先是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二

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

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

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

對已復無見命筆識之

人皇九人中一人帝於大中

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

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今再見汝如唐朝恭奉元

元皇帝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語吾坐西斜設六位以
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
黃光滿殿蔽燈燭觀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
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陞升見侍從在東陞天尊就坐
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
前曰吾—————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
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
邱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
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
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即召旦等至延恩殿歷
觀臨降之所**有形有像若人若鬼持矛執戟列於空際**
并布告天下

宋史禮志政和三年帝製神應記略云羽衛多士奉
武夫與陪祀官顧瞻中天—————

見者駭愕—————
文成聲息
宋史辛棄疾傳謝枋得過棄疾
墓傍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

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
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而——始——
舌三疊如餅

丈同傳崔公度嘗與同為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
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為畫明日

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
有言非畫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

——
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
觀紅衣軍來

元史王伯顏傳至正九年遷知福寧州居三歲陞福建
鹽運副使將行憲府以時方叙擾留伯顏仍領州事未

幾賊自郤武間道徧福寧乃與監州阿撒都刺募壯兵
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梅嶺立柵伯顏與子相馳破之

賊帥王善俄擁衆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伯顏麾下
惟白提市兒數百人爾伯顏射賊不復反顧賊以長鎗

春馬馬仆遂見執善說伯顏曰聞公有惠政此州那可
無尹公為我尹可乎伯顏訶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三

守義當死肯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搯以跪弗屈遂殿
 之伯顏嚼舌出血喫善面罵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殿為
 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親討叛逆百萬之師雷
 擊電掃汝輩小醜將無遺種顧敢爾耶賊亦執阿撒都
 刺至善厲聲責其拒闕噤不能對伯顏復唾善曰我殺
 賊何言拒耶我死當為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
 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既殺
 阿撒都刺欲釋相官之相詈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
 寸斬汝我受汝官耶賊殺之相妾潘氏挈一女為賊所
 獲亦罵賊母子同死伯顏既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明
 年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州尹王
 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以
 為偽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
 大敗斬其首江二蠻福寧遂平事聞贈嘉議大夫濟南
 路總管上輕車都飛獸山海經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鈴
 尉追封太原郡侯

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搯杖以行是為一神之祠其祠之毛用

少牢白管為席其十輦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鈴而不精毛采十輦見各在一搏經東

望恒山四成有窮鬼居之各以類聚處山四角帝江清洛洛注搏猶脅也言羣鬼各以類聚處山四角帝江

山海經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湯谷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

無面目是識歌也紅光山海經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洳山舞實惟一也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嬰短之玉其

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天吳山海經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一之所司也天吳有神人

八首人面虎身帝之二女山海經洞庭之山其上多黃十尾名曰一帝之二女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粗梨

橘櫟其草多葦蕨蕪芍藥芍藥一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

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

而載蛇左右手捺蛇多怪鳥 二八連臂

山海經有神

為帝司夜於此

野在羽民東 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

鍾山之

神名曰燭陰

一息為風身長千里在無脊之東其為物人面蛇身

赤色居燭龍

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

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

風 後世為聲響

越絕書公孫

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越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卧姑

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鑪炊而不蒸見兩黑

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鐃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
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扶鼓小震子
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
公孫聖伏地有頌而起仰天嘆曰悲哉夫章者戰不勝

走偉偉明者去昭昭就暝暝見兩鏃炊而不蒸者王且
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
惑也見兩鐔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
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墻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
生樹桐者桐不為器用但為備當與人俱葬後房毀者
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王乃使力士
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為兩頭聖仰天嘆曰蒼天知
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我冢無葬我捉我山中
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為聲哉伐齊大尅
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
興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
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
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糗而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
羣臣對曰是籠糗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
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間燕可以休息大

王亟食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為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詔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

三呼聖三應

見彷彿之間

音兆常在

越絕書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

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一稱迷蓋子胥水仙也

神不勝道妖不勝德

劉向新序晉文公出

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脩德大夫夢惡則脩官士夢惡則脩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

不可發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

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

曰孤少穡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

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闕市無征

澤梁無賦飲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

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而罪當死

發夢視蛇臭腐矣謂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

亦不勝德柰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嬰鬼

名曰焦氏易林朝生夕死
風吹雲却
焦氏易林魃為瓦

聚

焦氏易林衆鬼
守門破盆毀嬰傷瓶
焦氏易林貧鬼

空虛無子
貧鬼相責
焦氏易林齟齬齟齬
治陰殺

偶

嚴遵道德指歸論鬼神
治陽者殺奇
養物於陰
嚴遵道德指歸

論聖人在上故鬼以其神

風雨還軍

吳越春秋越王追奔攻吳

兵入於江陽松陵欲入胥門未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

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

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

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一一以汝一然越之伐吳自

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

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
前潮水伍子胥後重水大夫種

吳越春秋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或入三峰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

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
潘侯者一也
一者一也
食虎
王克論
衛古之

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
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鬱壘

縛以盧索
思念存想所致
王克論
衡凡人天地之間有鬼
執以
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

象氣為鬼
王克論
衡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
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

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為之
也象星之體為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

形度朔山東北有鬼門萬鬼所出入
蔡邕獨斷疫神帝
顛頊有三子生而

亡去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為瘟鬼其一者居若水是
為魍魎其一者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小兒於是命方

相氏黃金四目蒙以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常以歲
竟十二月從百隸及童兒而時儼以索宮中殿疫鬼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七

桃弧棘矢土鼓旦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疫
殃已而立桃人葦索儋牙虎神荼鬱壘以執之儋牙虎

神荼鬱壘二神海中有
屈三千里卑枝
太乙之

精三輔黃圖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
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

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
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

請問姓名云我是
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略

授子焉至于歆從授其
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司命
應劭風俗通謹按詩云芄

燎司中
紫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
檠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

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
立服帶綬

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滿置官屬

應劭風俗通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自瑯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

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

言有神明其謹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

後稍復鮑君神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鮑陽有於田得如故

中行望見此磨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項其主往不見所得磨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

恠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祠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

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

有神言人共李君令我目愈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南獎成之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八

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

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

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石賢士應劭風俗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

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

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一人頭

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一輜輦擊帷帳絳繒絲竹之音

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天孫張華博物志泰山一曰數年亦自歇末復其故矣

名人魂魄東方萬物始破魚腹得書刀干寶搜神記宮成知人生命之長短亭湖孤石廟嘗

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為買兩量絲履
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
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
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

巨靈

手迹

干寶搜神記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
而曲行河神

中分為兩以利河流今觀一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
在脚迹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

巨靈鼎扇高掌遠

催放雙甘乃聽汝去

干寶搜神記南
康郡南東望山

有三人入山見山頂有果樹衆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
行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間空

中語云

如願

干寶搜神記廬陵歐明從賈客道
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

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有數
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

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一一耳明既見青

洪君乃求如願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夜叉駒跋王嘉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拾遺

記丹邱之地有一一之鬼能以赤馬腦為瓶盃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則魑魅不能逢之

蛇身人面

王嘉拾遺記禹鑿龍門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

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

變為人形皆著元衣又見一神一一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

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

天雷杼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梓潼縣有善板祠一曰地雷杼惡子民歲上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

後帝

劉敬叔異苑陶侃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幘自稱一云以君長者故來相

報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處雜五行書曰廁神曰後帝青溪小

姑

劉敬叔異苑一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疎鳥嘗產育其上晉太元中陳郡謝慶執彈

乘馬繳殺數頭即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曰此鳥是我所養何故見侵經日謝卒慶名與靈

運父紫姑宗慄荆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其夕迎也以下將來蠶桑并占眾事註按劉敬叔異苑

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呪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婿曹夫人

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廁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原孟氏嘗以此日迎之神遂穿屋而

去自爾著以敗朝產暮食任昉述異記南海小虞山中衣蓋為此也

鬼——之——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
目蛟眉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

一神女擣衣

任昉述異記擣衣山一名靈山在瑯琊郡
山南絕險巖有方石昔有——於此——

其石明瑩謂之

捧珠獻帝前

任昉述異記秦始皇帝至
東海海神——於——

今海畔有秦皇受珠臺

金魚神

任昉述異記關中有——云周
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

生湧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唐述

鄭道元水經注
羗目鬼曰——

祀祠有感則雲與之

平

鄭道元水經注南——四里路到石壁緣傍稍進還一
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趨寺神

像有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夾嶺廣裁三尺餘兩箱崖數
萬仞窺不見底——也然後敢度

石養父母

鄭道元水經注從北南入谷七里又屆
一祠謂之——石龕木主存焉

造山

川出河

郟道元水經注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蹋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跡

能仍存華巖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
能———所謂巨靈崩屬首冠靈山者也
壁流

渚上波蕩上岸

郟道元水經注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用功

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工沈璧於河
明日———遂斬匠而還 **悲鳴則河決**

馳走則山崩

郟道元水經注西南側城有神馬寺樹木修整西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東南距白

馬縣故城可五十里疑即開山圖之所謂白馬山 **鼓動**
也山下常有白馬羣行———

泉流聲絕水竭

郟道元水經注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

泉以供祭事———則———則———
侯壘山上有靈壇壇前有石井深數丈居常無水及臨

祈禱則甘泉湧出周
用則已亦其比也

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

見上首

陽之神有犬狸身狐尾

鄴道元水經注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於澮上見乘白駢八駟

以來有犬狸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

是水之上也注

名曰一作逢君鬼見白日

鄴道元水經注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

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

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

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

自理其畧言高貴不尚節畝墜之夫而冀踞遺類研密

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

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待高上之便

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

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馬兼為差代以旌幽

中之

幽中之訟

見上

改葬孤竹君子

酈道元水經注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

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柳

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焉唾笑者

皆無疾而死海神豎柱

酈道元水經注三齊畧記曰始於是改葬之

一始皇求為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

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

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

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炭

東百蟲將軍

酈道元水經注又有 | | | | 顯靈碑

之第二子 忖留神

酈道元水經注渭水又東注此水

伯益者也 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黃圖

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橋廣六丈

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北馮翊立之
有一百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激立石柱柱南京兆
立之柱北馮翊立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
北首壘石水中故謂石柱橋也舊有——像此神嘗
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猙醜卿善圖物容
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
班於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
唯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遂更
脩之橋三丈六尺忖留之像
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
聖女 酈道元水經注故道
尚婆水注之山高入雲遠望增狀若嶺紆曦軒峯駐月
駕矣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
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
神至於福應愆違方俗是祈
不齋者至藏輒有獸噬

其足

酈道元水經注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斬山作郭穿
石為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水有大鯉魚黎

萌謂藏有神不敢犯之凡到藏皆潔齋而進
獸難得見見者似狗所未詳也
酒

杯恒澹澹

鄧道元水經注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
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

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

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疲極當相助也南向

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

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衣苔帶藻揚聲悲歌
鄧道元水經注揚雄琴清英曰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
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養親

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
布裏篋足
鄧道元水經注峽中有瞿塘黃龍二

灘夏水迴復泓汭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刺
史二千石逕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

聲乃以
以三月還鄉水暴長

鄴道元水經注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

溫冢二子之靈常於水上祭今所謂馮李也

郡

精魂為草實

為靈芝

鄴道元水經注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

枝

江白虎王君

鄴道元水經注縣有陳留王子香廟頌子香於漢和帝之時出為荊州刺史有惠政

天子徵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

德號曰

何不豎豹尾

鄴道元水經注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姨廟孫權常獵於

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

分風擘流

鄴道元水

經注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按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為名蓋起於此不必

一由三宮也山廟甚神能————住舟遣使行旅之人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為貳擘流為

兩摘花釣魚皆當先請

鄴道元水經注溪水西南潛穴穴在射堂射東六七里谷中有

石穴清泉潰流三十許步復入穴即長楊之源也水中

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

拜而請之拜訖投釣餌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

起樹木摧折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

輒取風吹別分隨偃而輸

鄴道元水經注從平樂順流五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

下空空徼東西廣二丈許高起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

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不得

過越不偃而輸輒凶往觀者

君奴不謹盜銀三餅

鄴道元水

去時持平暨處自然恭肅矣

經注王歆始興記曰林水源裏有室室前磐石上列羅

十笮中悉是餅銀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太元

初民封驅之家僕密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螫之而死
湘州記曰其夜驅之夢神語曰

日顯戮以銀相備
視則奴死銀在矣

河伯下林

鄆道元水經注漆水又西
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

處隘名之為觀歧連山交枕絕岸壁竦下有神廟背阿
面流壇宇虛肅廟渚攢石巉巖亂峙中川時水洊至鼓

怒沸騰流水流湮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為
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

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即其處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
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

不露濡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
穆滿西遊與河宗論寶以此推之亦為類矣

桃人茅

馬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
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約河內人

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白日来
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

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即變為一
所騎之馬亦變為一
所騎之馬亦變為一
女

青亭

三顧之推遷宛記一
者是第
五通
柳宗元龍城

鬼名一
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為灰燼

余乃為文醮訴於帝帝懇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

而庶士亦
覆鼎
李德裕柳氏舊聞元獻皇后得幸方娠

得以寧也
明皇懼太平欲令服藥陰除之而無可

與言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中明皇從容謀及

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劑

以獻明皇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搆火於殿煮未及熟怠

而假寐盼聖之際有神人長丈餘具紫身披金甲操戈

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餘焉明皇起視異之復增火又

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神一
如初凡

三煮皆覆
無支奇
李肇國史補楚州有漁人忽於淮中

之乃止
釣得古鐵錐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

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鑿窮有音獼猴躍出水復沒而逝
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為害禹鑿於軍山之下其名

曰一一一於今
本山海經無
攜雙鯉啞於營門
段成式酉陽雜俎肅
宗將至靈武一驛黃

昏有婦人長大一一一曰皇帝何在眾謂風
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

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夫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虢州
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沉

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
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史

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
數人運斤造雷車
段成式酉陽
雜俎柳公權

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未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
喧闐因潛於窓櫺中觀之見一一一如圖畫

者久之噴氣忽斗
願得大臣為夫
段成式酉陽雜俎
旃檀鼓於闐城東
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南有大河漑一國之田忽然絕流其國王問羅洪僧言
龍所為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

夫死————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

其臣車駕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梅

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為天帝督使下為

南冠至鼓當自鳴後冠至鼓輒自鳴

地精段成式酉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

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

一百日故————已丑日日出卯時上

天禹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姁孫天帝

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剛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

君王池夫人等一**弓隆執明**段成式酉陽雜俎甲子神

曰竈神名壤子也名——欲入水內呼之河

伯九千導引入水不溺甲戌

神名——呼之入火不燒**驅除大將軍**段成式酉陽

雜俎虞道施

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施曰我是

容因留贈銀鏤一雙感爾相鬼言三年人間三日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初

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狗及貓食之為坊市之患常臂鷄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公

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遽祇揖又曰有故可隱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

初不受曰人也何給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為貓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

和子驚懼乃棄鷄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爾必為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

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盃自飲三盃六盃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為方便以免二

鬼相顧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為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

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為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貨衣具鑿楮如期備

酬焚之自見二鬼絮其錢而去及三色如藕絲日中無

影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於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已軍將素健驚起與

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手中草囊鬼聞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搗氣袋耳軍

將乃舉臂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無縫

即是富貴時段成式兩陽雜俎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

尋構飛語侯怒囚之將寘於法懷玉抱冤無訴於獄中

有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

鳥數十如雀飛集墻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鍊
取懷玉扶知留後成式見台州喬鬼市輦下歲時記俗
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說務本坊西門
是——或風雨驟晦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聞賣乾
紫云是枯紫精也又或中秋望夜聞鬼吟六街鼓絕行
人歌九衢茫茫空有月有和者云九

主三品以上食料

鍾輅前定錄韓晉公混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
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
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
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
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
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
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
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名醫者視之曰食物

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啖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
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
皆有籍也答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
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不食祿者歲支

段

司農劉海賓杖戈執戟相敵

蘇鶻杜陽雜編朱泚走涇
原而兵士纔餘數百人昏

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太
尉耶偽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不長齒地

不生惡蛇不為龍鼠不為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
將殺之忽忘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

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
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

朕——不堪其苦也時
將士聞者益懷異意
神人足跡
張讀宣室志至德二
年十月二十三日豐

樂里開業寺有——甚長自寺門外至佛殿先是
閻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

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扁鐻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沒闌人驚悟及曙視其門已闢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共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尹具表以聞肅宗命使驗之果如其言

陸大

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兄駟名巫祝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卧忽聞庭中

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衣競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將散巫欲撒其席忽有一神自空中而降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一一一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頽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

天鼓動

張讀

宣室志婁師德布衣時嘗因沉疾夜夢一人紫衣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廨署左右吏卒未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

對曰冥途固與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
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
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
有綠衣者稱為按掾公因命出已之籍按掾取十軸以
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年月履歷清貴出入台輔
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其一布衣耳無飢凍
憂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泐空而下
震動簷宇按掾驚曰——且——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
其聲遂驚始悟為夢遊爾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隣有
佛寺擊曉鐘蓋按掾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焉

嬰兒魂

張讀宣室志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
貌常若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曆中

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常一日里中三數輩相
與泛舟俱遊虎邱寺時任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楊
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
不能識耳我獨識之然顧一婦人衣青衣擁豎兒步於

岸生指語曰此鬼也其|者乃|也生|耳楊曰然則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即厲聲呼曰爾鬼也竊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懼遂疾回去步未十數遽亡見矣楊生且嘆且異及晚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筵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楊生與任生俱問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寤矣故設筵以謝逆命出嬰兒以視則真婦人所擁者諸客驚嘆之謝任生曰先生真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

陸

喬見沈約范雲

張詩宣室志元和初有進士|者好為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臺

治號為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生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為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吾生平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我友人|僕射|

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嘗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
我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
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
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遠相談謔久之約呼左
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
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明好讀書吾甚憐之因
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我逝今令謁君因
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為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
臺城因命為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即諷之曰六代
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疏
璃水春風卯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嘆賞久
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詩句皆
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為
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為之而為今
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元暉彥昇俱遊
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懽不可追矣及蕭

公禪代吾與君俱為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
常憂惕無曩日之權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
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嘆曰自
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
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輩為蔡公郢州記室常夢一
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為僕
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
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
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
所見喬話於親交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

上帝

責蛟螭詞

張讀宣室志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
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螭

常為人患人有誤近或馬牛就而飲者輒為吞噬泉人
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
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雷震暴聲聞數百里
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泊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

汗流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戍及子雷電方息明日往視之其山摧劈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鱷之血遍若元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俱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為石銘里蓋因字為名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為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

無有識者矣

常有二物狀如猿獍出入寢興無不相逐

康駢劇談

錄通事舍人郭鄆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輦委困方甚盼望間凡欲舉意求索必謂與鄆俱往所造之間如礙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餒親友見

之俱為警蹊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
竟莫能絕一夕處於靜室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
不相離者久焉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邠既喜其去
遂詢所之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
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謁邠
復問云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
品子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鐘忽鳴遂失所在邠既興盥
漱便覺愁憤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涉
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邠有表弟張
生者為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驍駿好奇聞之未
甚為信知勝業坊王氏於古廣列職其後往伺之王氏
潤屋之資幾侷倚頓然為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
姬僕聲樂其間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迴
其意一旦與賓朋驟過鳴珂曲有婦人靚妝立於門首
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命酒開筵為懼
頗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日

歌數曲王氏恣以金絲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
資貨日輸其門每懼治酒酣畧無所恡錄是治生之業

漸屬他門未經**何似當時惜酒**康駢劇談錄咸通中有
數年遂至貧匱

別墅稟性剛戾不以鬼神為意每見人銜杯酌酒無不
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眩方卧簷廡之下忽有田父立

於榻前云隣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尪劣服飾或
青或紫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階而上左右妻孥

悉無所覩謂郭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醪醴之
間必為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衆欲遺君一醉俄以

巨盆滿酌逼飲兩壺俱盡林第衾裯皆是餘滌將出謂
郭曰自茲百骸昏悴如病宿醒寢瘵假

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為鄭**鍾離大王**杜光庭錄異記遂
州刺史親名李生而說之

有一人寬衣大袖著古冠帽立於道左與村人語曰我
也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壞今形像

沂流而上即將至矣汝可於此為我立廟村人詣江視
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遠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
水旱禱祈無不徵驗或
云初見時似道流形

盤古三郎

杜光庭錄異記廣都
縣有廟頗

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必加顯驗或為人毆擊或
道途顛蹶由是遠近畏而敬之縣人楊知遇者嘗受正
一盟威錄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由廟門過大
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
以歸路俄有巨火自廟門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餘
里雖狹橋細路略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
驚異

岳神迎天官

杜光庭錄異記進士崔昇自關東赴
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

無人行惟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
甲二百許人若節使行李生映槐樹以自匿既過乃行
不三二里前之隊仗復迴又避之然後徐行隨之有一
步健押茶擔其行甚遲生因問為誰曰

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闕應舉何不一謁以卜身
事生謝以無由自違步健許傾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
步健約生伺於門側押茶擔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矣
遽引相見欣喜異常即留於下處遠巡嶽神至立語便
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妓樂極盛頃之張樂
飲酒崔臨赴宴約敕侍者祇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
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
丈人顏色憔悴衣服縑縷泣而相問生因曰丈人却似
久辭人間何得於此相過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
有所詣近作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
狀迨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
相薦故來求誠願為述姓字若得南山觜神即粗免飢
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去離幽苦矣生辭以乍相識不
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為道之言罷復下處侍御尋亦罷
宴而歸顧問久之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得余
少頃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

表丈人所告求之侍御曰甯神似人間遺補極是清資
數水橋神其位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為言之嶽神必不
相阻即復詣嶽神道之生潛近伺之歷歷聞所託嶽神
果許之即出牒補署俄而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
人侍從甚齊整生因出門相賀甯神沾洎相感曰非吾
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他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年地
神所申渭水泛溢姪莊當漂壞上下隣里一道所損三
五百家已令為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練
相贈須臾甯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
廟中欵如夢覺出門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
不復入關却回止別墅其夏消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
生莊獨得免莊前泊一空船洄之後船有絹五百匹
生益信不虛復明年果擢

乘白馬臂朱弓撚彤矢

孫光憲北

夢瑣言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於時鄭愚尚書鎮南海
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八座驚駭

以宏農近有復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為
軍容使楊元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
兵以復仇欲托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榮陽諾之唯
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

著地榮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榮陽
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子有典壽陽者
見相國————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
曰上帝許我誓殺楊元价我射著其脚必死也俄而楊

中尉暴染**十神**沈括夢溪筆談——太一一曰太一次
脚疾而殂**十神**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

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
大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

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
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

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在廊廡甚為失序熙寧
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子亦領太史時預

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禮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為基至今仍襲舊名未

鍾馗始於開元時

沈括補筆談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

會改正
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幸翠華還宮上不憚因
疢作將踰月巫醫彈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
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履播一大
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
帽衣藍裳袒一臂鞞雙足乃捉其小者剝其目然後擘
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即武舉
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疢苦頓瘳
而體益壯乃召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為朕如夢
寫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圖訖以進上矐視久之
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
憂勞宵旰以銜石妨膳而疢得犯之果有觸邪之物以
銜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

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須顯
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

下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摹榻鑄板印賜兩府
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

給賜一一之象觀此題相記似一一一一皇祐中金

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征西將軍宗慤母鄭夫

人墓夫人漢大司農鄭眾女也慤有妹名鍾馗後魏有
李鍾馗隋將喬鍾馗楊鍾馗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

矣非起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福慶何遜春渚紀聞政

始有此畫耳鍾馗字亦作鍾葵福慶和二年襄邑民因

上元請紫姑神為戲既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
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連粘裏表二百幅當為作一

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請用麻皮十斤縛作
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

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於
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蹕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

書復取小筆書於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
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聞之取就鞠治訖無他
狀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為幸苑中
臨視乃書一一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

皇大奇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危髻古裳笑語花圃**郤博聞見後錄近李西美

帥成都士陳甲者館於便齋夜月色中有一一一衣
婦人數算一一前一中甲殊不顧有甚麗者誦詩舊

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
餘古木記宣華又小雨簾纖梅子黃晚雲收盡月侵廊

樹陰把酒不成醉何處**綵舟婦人**馬令南唐書義養傳
無情枉斷腸忽然不見知誨先娶吳功臣呂

師道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為
厲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為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不

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知誨喜
甚有家人自淮南迴於江心過一有一漸通視之

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也這天
因遺緒履曰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而首

語其事以履示知誨知誨熟視未畢辄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不來耶頃刻知誨暴卒

黑牛衝突

越兵

馬令南唐書柴克宏傳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一二

頭一克宏繼之大敗越人俘衣黃半臂舉手障

面馬令南唐書義死傳金陵既平改葬喬初求喬屍不
得或見丈夫一

手加額如所見絲竹之聲起於舟下孫升談蜀呂相端

馬按喬陳喬之曰曰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為謝比回風濤輒作
遂取經沉之聞

比經沉隱蒼王葉夢得石林燕語京師百司胥吏每至
隱而去秋必醲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

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

倉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

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

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

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空中黑旗 魯應龍閑憲括異志紹興間

東武家尚單微潰卒之留於蘇秀奔走四出村落居民

大不安魯氏家事真武極靈因禱謀遠遷以避難神不

許未幾潰卒將及境忽一有現冥霧四合卒大

應 **西山十二真君**

陸游老學庵筆記一取為籤以占吉

凶極

覓頭神

陸游老學庵筆記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

馬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於人家雷

槽中湘湖間謂雷為覓天將旦有扣覓語之曰君夫婦

連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卒不知告者何人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今參政照隣乃其後也

四金甲人

王明清揮麈後錄曹功顯勛語明清云昨從徽宗北狩至燕山逃歸顯仁令秦高宗

曰上為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時二后泊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者見——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婢指示眾雖不見然莫不畏肅后

麻胡

王楙野客叢書

會稽錄載會稽有鬼號——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

烏野七神

王楙野客叢書老杜詩家家養

烏鬼說者不一嬾真子以為豬蔡寬夫以為——

冷齋夜話以為烏蠻鬼沈存中筆談緬素雜記漁隱叢

話陸農師埤雅以為鸕鷀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為有

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

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

繪白蠻則婦人衣白繪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

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
蓋廣南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

詩以黃魚對烏鬼知烏蠻鬼見覓經幡郭象睽車志泉
其為烏蠻鬼也審矣

泳每夜用釋氏法誦呪施食仍藝尊勝呪幡數紙常宿
鉛山驛舍中夜有婦人立牀前叱之云無恐我來從官

人一一耳許之忽不見明日碧衣赤幘引臂登雲馬
祝而燒之夜復來拜謝而去

唐年補錄泗州門監王忠政云開成中死十二日復活
始見一人一一一一曰天名汝行雨隸於左

落隊其左右落隊各有五方甲馬簇於雲頭俯向下重
樓深室囊匱之內纖細悉見更異者見米粒長數尺凡

兩隊而一隊于小項餅子貯人間水一隊所貯牀婆子
如馬牙硝末謂之乾雨雨皆在前風車為殿

會三異同話錄崔大雅在翰苑夜直玉堂忽有內降撰
文字秉燭視之乃撰祭一一一文恍然不知格式又無

舊案可據甚以為寃忽思周丞相為翰長來早有朝見使人邀過院中請問云亦有故事但如常式皇帝遣某

人致祭於牀婆子之神曰汝典司牀簀云

索索如蟹行聲

異聞總錄邢太尉初南渡寓家湖州

德清驛湫隘不足容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王璘

太尉宅纔得錢三千緡或曰都城中如此第舍當直五

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為妖屬所據人

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

倡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

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為信蓋擇謹厚二

婢子偕行庶可証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輿僻無不

臨履夜寢於正堂寂無一怖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

妾亦深贊屋宇之美始盡室徙之徙之日物怪即見家

人閨幃間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渾褻無所間斷至盛

感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

遣招致為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

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宗從春
屬并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
經兵虜之變殺人無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
拯拔之吾當為主行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為怨府亦上
計也邢如其戒捐錢二百萬辦醮筵餼之夕置篋架上
冪以布志名滯魄集於中宋約邢親昇至前罄力不能
舉但覺篋內一
云壓肩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耳瘞之竹園深坎下宅至
今平

長恩

秘閣閑話司書鬼曰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噓蠹魚不生

力小地卑

不能興致雲雨

釋文登續湘山野錄太平興國五年秘書丞安德裕知廣濟軍是歲亢旱因禱

於驛山神祠方注香神自憐中冉冉而出古服綦冠拱
揖而前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為懼遂訴愆亢之災答
曰某堆阜之神也竊鄉人之薦愧無酬答恨
雖云龍司厥職動息由天某當為公至

主者之所密候雨信必先期奉報言訖而隱安是夕夢神曰雨候甚過只在來朝及期大澍千里告足翌日公

具牢醴

盤塘江水仙

陶宗儀輟耕錄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遊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溪夜

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畫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粧女子斂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却先生深異之迨曉應應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
——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繁荆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
行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黃土中庭繁荆芴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騰錄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

三五

詳校官中書_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三

靈異部三

徵應

雜

生白犢

列子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

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迂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

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視門見血便上北山淮

子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注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

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闌有

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闌者問之

嫗對曰如其暮門吏故殺難血涂門闌明且老嫗早

住一國沒為湖一援戈搗日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難

為之退殺降不得侯史記李將軍傳廣常與望氣王朔

三舍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

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

色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

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常反吾誘而降

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一

朔曰禍莫大於一已一此乃將軍所以一一者也一

身盡痛若有擊者

漢書田蚡傳蚡疾 | 諱服謝罪上使視 | 鬼者瞻之曰魏

其侯與灌夫共擊

高大門閭令容駟馬

漢書于定國傳 | 始定國父于公

皆欲殺之竟死

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 | | | | | | | | | |

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 | 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 **祭孝婦天立雨** | 漢書于定國傳

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 | 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反累丁壯奈何其後姑

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 | 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

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 | 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

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 | 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 | | | | | | | | | |

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 | | | | | | | | | |

飲定曰車全書 | 御定子史精華 | 二

因表其墓一歲熱揚水示虜

後漢書耿恭傳恭以疏勒城傍有大一歲熱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

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

得水吏士渴乏苜蓿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

盡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一一以一一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冠雀銜三鱸飛集講堂前

後漢書楊震傳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

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一一魚一一者一一法一一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

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大鳥

後漢書楊震傳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

震事朝廷成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一一高

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
露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獻上

兔擾室木連理

漢書

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
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

櫟

其傍又一生一窈氏之祥

後漢書竇武傳竇武母

遠近竒之多往觀焉
林中後母卒及葬未定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
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蜷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

時人知為一舍側湧泉味如江水

後漢書姜詩妻傳姑

夫婦嘗力作供鱸呼鄰母共之
一忽有一玉衣覆

玉衣覆

魏志甄皇后傳註親書曰后每寢寐家中
鬚見如有人持一其上者常共怪之

天子羨思

慈親

魏志甄皇后傳太和元年四月初營宗廟得玉璽
一方一寸九分丈曰

容以太
宰吉廟
入林哀嘆笋為之出

吳志三嗣主傳註楚國先賢傳曰孟宗母嗜笋冬節

將至時笋尚未生宗一竹一而一

冰解鯉躍書

王祥傳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

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災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

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黃雀入幙見放龜晉書毛寶傳初

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

如覺墜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鷹雉棲梁猛獸擾庭

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鷹雉棲梁猛獸擾庭

晉書許孜傳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一錫其一鹿與一其一圓交頸同遊不相搏噬

金蔣玉晉書孝友傳序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臣致一一之慶陽雍標一一之祉烏馴丹羽巢叔

和之室鹿呈白
毳擾功文之廬
烏駟丹羽鹿呈白
毳上雙鶴警叫
晉書吳隱

之傳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
至哭臨之時恒有
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雁俱

集時人咸以
為孝感所致
收淚視地便有堇生
晉書劉殷傳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

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
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繫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

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呈天后土願垂哀
憫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
一

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籍而掘之得粟十
一

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
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
七年粟
見誦經械脫
晉書

符丕載記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
觀世音
一至夜中土開
一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

者遂奔楊佺期以爲洛陽令

佺期
磚竈前忽生泉水

宋書王彭傳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

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磚磚須水而天早穿井

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散

鄉隣助之者並嗟嘆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焉葬事既竟水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

爲通靈里

越王石清徹無隱

齊書虞愿傳海邊有租布三世

清徹太守乃得見愿

兩楯流來接之得過

齊書顧歡傳始興人盧度

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主頸史見

鹿應聲去魚次第來

齊書顧歡傳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後隱居西昌三顧山

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
| 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 | 汝壞我壁 | 取食乃去 | 朝採

芥子暮已復生

齋書韓靈敏傳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尋母又亡家貧無以營生兄弟共種

芥半畝

| 以此遂辦葬事

雀三足飛集廬戶

梁書夏侯詳傳年十六遭

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墓嘗有

空中忽見聖僧

梁書郟陽

王恢傳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惶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 | 疾 | 廢 | 視 | 瞻 | 有 | 北

慧龍下針豁然開當避善人

梁書傅昭傳出為信武將軍安成內史安成自宋以

來兵亂郟舍號志及昭為郟郟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 | 軍眾相與騰虛而逝夢者

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

詣門貨漿量如方劑

梁書陸襄傳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

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一一一一一一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也

兩瓜分一

相遺

梁書滕曇恭傳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

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

室驚異尋訪桑慧眼水

梁書江綰傳江綰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雋光祿大夫綰幼

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紅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紅

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雋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

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
應晉世顏含遂見真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
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
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
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
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梁書庾黔

婁傳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遭疾黔妻
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
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真甜苦易泄痢黔
妻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
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按易黔妻父
至

性冥通

梁書阮孝緒傳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
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
必當自到果

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獲舊傳鍾山所
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

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
得服之遂愈時皆嘆其孝感所致

鹿滅所獲復上枯

苗更生

陳書吳明徹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
塋未備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

旱苗稼焦一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
日有自田還者云一已一一明徹疑之謂為結已及住

田所竟如其言秋
而大獲足充葬用

表奏通天臺
陳書沈炯傳荊州陷為
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

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
文才而留之恒閉門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

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
歸之意其辭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

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倚蘭纂靈豐谷漢道
既登神仙可望射之朶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

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與既而運屬
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宛出人

間凌雲故基共原田而臨臨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
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
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恭稟非馨敢忘微福奏
訖其夜炯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
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甚不惜放卿還見
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竝獲東歸

鷺巢庭

陳書馬樞傳少屬離亂每所居之處盜賊不入
依托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常有

一一雙一其一樹馴狎欄廡

時集几素春來秋去幾三十年**豺狼絕迹**

陳書司馬景
傳丁父艱哀

毀逾甚廬於墓側一日之內惟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
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畧結廬數載一一嘗有兩

鳩棲宿廬所馴狎異
常新林至今猶傳之**華竟齋不姜**

南史齊晉安王子懋
傳母阮淑媛嘗病危

篤詣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眾僧以銅甕盛水漬其
莖欲花不姜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

諸佛令一一一一七日齋畢華更鮮

竹為燈續枝葉

大茂

南史齊南海王子罕傳母嘗寢疾病子罕晝夜祈禱於時以一一一一照夜此續宿昔一一一一母

病亦愈咸以為雙鶴來下

南史庾域傳母好鶴唳域在外營孜孜不怠一一一一

論者以為孝感所致淫預如幙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

南史庾子輿傳

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

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

三九藥

南史丘傑傳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

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啖生菜過蝦蟇毒靈牀前有一一一一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

有靈版之下科斗子
數升丘氏世保此甌

旱疫平

魏書太武帝紀去春小旱東作不茂憂勤克已祈請

靈祇上下咸秩豈朕精誠有感何報應之速雲雨震灑流澤霑渥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

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鮮白光照內映印有三字為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一一一推尋其理蓋神

靈之報應也

捐灰

魏書崔浩傳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

一一於廁中乃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渡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

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也

繡衣丈夫再拜謝德

魏書裴安祖傳安祖曾行值天

熱舍於樹下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慙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

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

馬龍道無風雨之異

魏書在挺傳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

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別卿以來條焉二載吾所縱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後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彝受使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甚振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挺既代即為風雹所毀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為善化所感地

陷得銘

魏書吳志達傳刺史以志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志達父渤海太守志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

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
下——父——記因遺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

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 蛇頭酢袴襠北齊書
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傳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
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而不落法和使懺

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
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珠急若不為作功德

一月內報至其人 斷頭牛徵命見孝魚泉周書陸通傳
弗信少日果死

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
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

其泉為 猫為犬所乳舊唐書李迥秀傳景龍中累轉鴻
臚卿修文館學士又持節為朔方

道行軍大總管所居宅内生芝草數莖又有 漂材木
————中宗以為孝感所致使旌其門閭

充堰

舊唐書張守珪傳守珪都督瓜州地多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為賊所

毀既地少林木難為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

暴至大一一塞澗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一一於

是水道復舊州人

青蛇乘高而下

舊唐書楊朝晟傳軍次方渠無水師徒驚

刻石以紀其事

然遠有一一一一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

環之遂為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茅土之慶

舊唐書李全忠傳廣明中為棧州司馬有蘆生於室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

室生蘆母乃怪歟建曰蘆茅類得澤而滋公家有

一一始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節鉞者三人公勉樹功

名無忘

盧老

舊唐書崔咸傳咸父銳初佐李抱真為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

斯言

寺李先生預知過往未來之事屬河朔禁游客銳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尚與君為子因指口下黑子

願以為志威之主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一也父即以盧老字之既冠棲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遊南山

經時

方還 **禴解必雨出游必霽**

唐書段文昌傳文昌帥荆南州或旱一一或久雨過

一一一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堂產芝草

唐書李迥秀傳母少賤妻嘗詈媵婢

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

後所居一一一犬乳隣猫中宗以為孝感旌大門閭

神許

唐書鄭潛曜傳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

尉榮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饋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

丐以身代火書而一一**劍躍**唐書王潮傳時望氣者言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

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眾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眾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

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眾呼萬歲推行全為
將軍薛曰吾不及朝請以為主朝苦讓不克乃除地刺
刺祝曰拜而刺三動者吾以為主至審知——於地眾
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為副緒嘆曰我不能殺是

子非 **羣鹿馴擾** 唐書褚無量傳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栢
天子 **羣鹿馴擾** 無量疏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莖樹耶

自是——不復根觸 **馬不嘶** 五代史唐本紀克用
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 柵常山西以十餘騎

源滹沱峴敵過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
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偶不嘶以免

六了皆赤 五代史吳世家徐溫與劉信博信敏殷子厲
聲祝曰劉信欲背吳殷為惡采苟無二心當

成 **渾花溫遠止之** **渾花** 見 **髻上花** 宋史五行志紹興間
柳———— 郡獄有誣服孝婦殺

婦不能自明屬行刑者插——於石隙 **鑿冰得魚**
士則可以驗吾寬行刑者如其言後果生

宋史查道傳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鮓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一取之一尺許以

饋
竹杙生柯葉

宋史孝義傳王珠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一以為一後

一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雲芝之祥

空中大星如月者三

宋史列女傳呂仲涑

女名良子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到股為粥以進時夜中羣鶴繞屋飛噪仰視一一一熸熸一

一越牘上書皆驗

遼史孩里傳孩里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墮馬憤而復蘇言

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悞

執汝一一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臾還拮之太堅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一一

蛇自鞞中

墜

元史察罕傳常行困脫鞞藉草而寢鴉鳴其傍心惡之擲鞞擊之有一一一歸以其事聞帝曰是禽

人所惡者在爾則為喜
神宜戒子孫勿殺其類

湖生雕胡

葛洪西京雜記會稽人顧翔少失父事母

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

川自種供養每有贏儲家亦近太湖一中後自一一

無復餘草虫鳥不敢至焉遂

青衣童子授蚺蛇膽

干寶搜神

記顏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蚺蛇

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

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二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

膽也童子夜還出戶見一青鳥於木得膽藥成嫂病即

愈

種玉

干寶搜神記魏伯雍姓隗野人也本以僧賣

十甲上無水公及水作善修德所至高平好地有石處

有一石如玉狀似玉者伯雍至之則石化玉也

種之天下富貴且十石者則富貴又語云汝後當得好婦

語畢不見其人種玉石者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

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一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而異之拜為大夫乃於種王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

虎送野肉

干寶搜神記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

產夜忽為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塘厝易置地蹲而守見有北虎當產不得解旬旬欲死軌仰視易怪之乃為

探出之有三子生畢北虎負

鶴銜明珠以報

干寶搜神記噲參養

母至孝曾有仙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其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見一雌雄

雙至各一飛鳥銜火

王嘉拾遺記郵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

有————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以淚洒石則成痕著朽木枯草皆重茂以淚浸地即滅俗謂之滅柳昭

帝嘉其孝異表銘
其邑曰孝感鄉

醜鄉

見上

甘泉自湧

王嘉拾遺記曹會本名平慕曾參之

行改名為曾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為客
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

清之水曾跪而操瓶則
一一一清美於常

應聲榮茂

吳均續齊諧記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

分財生質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
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

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顯穎是人不如木也因
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一一一兄弟相感合財寶遂

為孝門真仕銜環報德

吳均續齊諧記弘農楊寶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鳴泉

所搏逐樹下傷瘕甚多宛轉復為螻蟻所困寶懷之以
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為蚊所啣乃移

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連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
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遠屋數日乃

去是夕三更寶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
蓬萊為鴻臚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

以四白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從登三公事如此環

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

生彪四

榆鞭豎地成林

鄰道元水經注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後其

祖父為羌所推為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

枹罕出頃此山為犂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

以青羊祈山神泉

紫雲沓起甘雨登降

鄰道元水經注長沙者舊傳云

湧出榆木

祝良字石卿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

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午

為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

出祝令持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曾參居此巢不入

郭鄰道元水經注門南隔水有穹壇壇高三丈曾點所
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碑是魯相

陳君立昔

虎乳

鄴道元水經注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

泣血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為泣涕悲不自勝於墓所得病不能食一常一之百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

子墓

天為出平石至江薈中

鄴道元水經注水有孝子石昔縣人有隗叔通者性

至孝為母給江薈水

敬君之

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

義悉還二女

鄴道元水經注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

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逃發明引中流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

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於當世也後下已女於水中

將渡徑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

羣鳥

簿一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於感應焉

銜鼓

鄺道元水經注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

為顏烏至孝故致慈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其縣曰烏傷矣

鄭風

鄺道元水經注鄺水注大湖邪谿

之東又有寒谿谿之北有鄭公泉泉方數丈冬溫夏涼漢太尉鄭宏宿居潭側因以名泉宏少以苦節自居恒躬采伐用貨糧賸每出入谿津常感神風送之雖恐舟自運無杖楫之勞邨人貧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淹留者徒輩相謂汝不欲及

誦書愈病

柳宗元龍城錄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

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頌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

兵曹烏

劉肅大唐新語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為鄆縣丞芝草生所居

堂一宿而葩蓋盈尺州以聞遣監察御史轉并州兵曹馮翊令貧乏徒荷其仁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廳事須

史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聞勅編入史其在并州廳
前藜葦有小鳥如鷓鴣來巢孕卵五色且如雞子數日
驚毀雜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丈大如鵝馴擾
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於今號為——
芝生

一宿葩蓋盈尺

上見

雲氣五色遍於州郭

上見

放龜報恩

李肇

因史補葦丹少在東洛嘗至東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
乃漁者網得大龜繫之橋柱引頸四顧似有求救之狀
丹問曰幾千錢可贖答曰五千文丹曰吾祇有驢直三
千可乎曰可於是與之——水中徒步而歸後——

一酌而堅冰陷一釣而沉詔獲

段成式酉陽雜俎李彦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

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
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
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
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浮於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

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
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于境之內祀未嘗匱爾河伯
洎鱗之長當銜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於
天天將請爾吏酌水辭已忽有聲如震河水中斷可三
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沉鈞索下一鈞而出封角
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著
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
有舟覆六日

之至 犢頂白毛若縷織成文字

張讀宣室志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內守崔君

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
竟不酌其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
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者其一上有一異曰崔君為吾
郡太守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
哉崔君之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毛上

文字已而復生回至其家雖黍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為異亦竟歸其寺焉 **犬能感惠報德**

張讀宣室志郭司空劉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京府時有闈者甚謹朴劉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劉命市紋繒

絲帛百餘匹其價倍且以為欺我即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劉命苔於夜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

制劉大異之且訊其事闈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童州嘗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劉嘆曰尚一其

一其一吾安可不 **羣鼠人立以前足相鼓** 張讀宣室志 施恩信遂釋之 竇應中有李

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畜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

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上而門外有鼠數百俱一一如甚喜狀家童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

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而羣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

報况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諸

歸魚直

張讀

宣室志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嘗用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闐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動即匿身蘆中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盡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為妖妄乎唾而罵言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酬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於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一汝一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

得其事傳

鼠報

王泉子進士李昭暇舉士上不第時登於紀述 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托之地主司畫

寢忽寤見

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暇之卷令選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

前再三

如此昭暇承春及弟王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

不根而生滋茂殆一

畝

彭乘墨客揮犀冠萊公立於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荆南之公安縣邑人迎祭於道斷竹插地以掛紙錢竹

遂

宇嚴潔祀奉甚謹今侍讀王公樂道文其事於石城破

乃批奏狀之日

司馬光涑水紀聞太祖皇帝潛龍時雖屢以善兵著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

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

兵臨城下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

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

殺人也速批詔到而城已破

契勘
菜花成荷佛坐花中

沈括

筆談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

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客及

之知潤州園中悉一花仍各有一於

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

敬佛甚篤出入羊犬聯隨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黃載字

因有此異元吉其先江夏人諸生釀金

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

夢載以已縉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每

一則一潭倅夏中正葉夢得石林燕

為作犬羊仙序以記其事天賜酒量語王審琦微時

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為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

宴近臣常盡權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

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

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必汝一可試

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趣連數大杯無苦自飲水不饑

是每侍宴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郭彖睽車志滄州有婦人不食惟日飲水數杯年四十五六而面貌悅懌人問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卧床

無父兄日賣果於市得贏錢數十以養母值歲歉穀貴艱食乃仰天禱曰今日所獲不足以活二人願天憫之

使我————庶所得可盡以供母遂臨井飲一杯果不飢自是亦不思食又數歲而母卒時不食已三十年

矣 冥築般若臺 祥異記陳文達持誦金剛經有人入 金

蝦蟇 李玘纂異記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

頭鬻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悉令放之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

一———
躍出也

識

大蟪大螻

乎呂氏春秋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

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於土

草木秋冬不殺見金刃生

於水見赤烏銜書

上見瞽史記

國語一之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

有人

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

史記三代世表傳曰漢興百有餘年

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白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為臣言豈不

偉哉秦識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

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曰我之帝所甚樂吾之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羈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於是

出三神之令

史記趙世家知伯率韓魏攻趙襄子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

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面而鳥鬚麋鬣顛大膺大胸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

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
裏子再拜受
朱書見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

灌氏族

史記灌夫傳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獨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

千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

赤精

子之讖

漢書哀帝紀待詔夏賀良等言曰高祖感赤龍

而生自謂赤帝之精
良等因是作此讖文
壁有七張伯盜一

後漢書郡國志注漢晉春秋曰

鍾離意相魯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歎曰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况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
輿服之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
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

一意尋素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壁上之
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壁懷中書咸以為神

當塗高

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

孫即宣帝也代漢者一君豈高之劉氏復興李氏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

為輔

後漢書李通傳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彭亡後漢說讖云

書莽彭傳彭所營地名一聞而惡之欲徒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王梁主衛作

玄武

後漢書王梁傳世祖謀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帝以野王術之所徙玄武水神之

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後漢

譚傳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

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

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雅謀

孔為赤制

後漢書

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漢歷久長————注言孔子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高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

孔生為赤**五七**後漢書蘇竟傳——之家三十五姓彭制是也

七三十五人**緋裘秘記**後漢書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皆共一德

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中有先祖所傳——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捷為周循

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內學**漢從推步之術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識二卷解說

書方術傳序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挾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

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蘇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

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
為——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

白首同所歸

晉書潘岳

傳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耶
岳曰可謂——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

同所歸乃**截齊便去**

晉書齊王冏傳初冏之盛也有一婦人曰我——耳識者聞而惡之

又諺曰著布袒腹為齊持服俄而冏誅

張字分明

晉書張軌

傳張挾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
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

成二十**白點成二十八宿**

見華山玉版
晉書慕容儼載
記初石季龍使

人探策於——得——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
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儁之應也

以粟

擲柱

宋書劉秀之傳秀之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

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一送此一若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惟秀

之獨錫爾金鉤既公且侯

梁書夏侯詳傳先是荆府城

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

之期歲得八車幅梁書樂藹傳天監初遣御史中丞初

承健步辟道者魚登日輔帝室南史宋武帝紀初雍州

至是果違焉且慮不為帝容常為讖曰與休之相結

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執會於江陵帝濟江休之眾潰

與軌等樵所得貂蟬一具南史江淹傳初淹年十三時

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時著之至

是果如
母言
蟬珥之兆
南史朱异傳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

太原王宅
魏書王椿傳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

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
銅拔打鐵拔
北齊書仲

武帝紀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
元冢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為拓拔賀拔言俱將

哀敗
高末
北齊書幼主紀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

運祚之
末也
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
隋書劉昉傳昉入佐相府便為非法三度

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
射雉之符
隋書

傳高祖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見詣高祖見
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見迎見

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錄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

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

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為常山太守高祖為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

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

也晃亦轉為車騎將軍及高祖為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既而高祖為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

踐祚謂晃曰————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寓內猶憶曩時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

此言何**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未得忘也

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焦梨狗**又乘青驄馬佳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

子

北史魏孝武帝紀宣武孝明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

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藁然兩頭河邊殺獺

北史齊文宣帝紀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

頭然河邊殺獺飛上天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

為水邊羊指帝名也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

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

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識云羊

飲盟津角柱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柱天大位

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

立卧其中就視不見羊飲盟津角柱天上拔暈

事與識合願王勿疑羊飲盟津角柱天上拔暈

又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漬水紐之豆入牛口

向日謂之——帝果以郭王即大位

傳建德結陣於汜水秦王大破之建德中槍竄於牛口

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揚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謠

舊唐書 舊唐書 實建德

曰————勢不能久建德行起梁舊唐書蕭銑傳大業十三年岳州校

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元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州人張繡等同謀叛隋郡縣官屬眾欲推景珍為

主景珍曰吾素寒賤雖假名號眾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眾望羅川令蕭銑梁氏之後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

吾又聞帝王膺錄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帶盡號——斯乃蕭家中興之兆今請以為主不亦應天順人乎眾乃

遣人喻意五娘子舊唐書李君羨傳貞觀初太白頻畫銑大悅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謠言當有

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羨為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太宗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稱小名——

——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羨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深惡之牛繼馬後

舊唐書元行沖傳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
——之象魏收舊史以為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

馬以應石文行冲推尋事跡以後魏昭成帝名捷繼晉受命考校謠識持著論以明之

打麥麥打

三三三舞了也

舊唐書武元衡傳先是長安謠曰解

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

日月

照霜雪

唐書五行志貞觀十四年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國中有童謠曰高昌兵

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

側堂堂撓堂堂

唐書五行志永徽後

民歌武媚娘曲調露初京城民謠有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來樂

言太常丞李調真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來樂

契苾兒歌

唐書五行志永淳後民

者唐再受命之象

契苾兒歌

唐書五行志永淳後民

垂拱後東都有小字也

皆淫心卜

宋史后妃傳李宸

妃既有娠從帝臨

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一釵完當為
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

左持干戈右持

俎豆

宋史曹彬傳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
席觀其所取彬一手一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

一印他無所
視人皆異之

六齒皆赤

宋史王繼升傳子昭遠喜與里
中惡少遊處一日衆祀里神昭

遠適至衆以博投投之謂曰汝他日倘有
節鉞試擲以下之昭遠一擲

古磚隸書

宋史

聶冠卿傳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一有字半
漫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餽霞樓雲高尚不仕累石於

江濱又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難駭飛其
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

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
少異者按世卿冠卿弟

秦亭

宋史余靖傳靖嘗夢神
人告以所終官而死之

故靖常畏西行及卒
則江寧府一淮一也抽書占

宋史陳頊傳頊家居時自
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

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
子一架上——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

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墳曰異哉我生於慶元
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天水碧 宋史

南唐世家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令露下其色愈
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

——及江南滅方 柴入火必焚 遼史魏璘傳應歷中周
悟天水趙之望也 兵犯燕上以勝敗問璘

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 風吹幘頭與浮圖齊 遼史張
——其言果驗 孝傑傳

初孝傑及第詣佛寺忽迅——孝傑——
地而碎有老僧曰此人必驟貴然亦不得其死竟如其

言 玉版金璧 王嘉拾遺記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
濱得——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之

瑞文字炳列記 鳥鳴似語蟲葉成字 劉勰文心雕龍昔
天地造化之始 康王河圖陳於東

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
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
| | |

| | | 一篇條滋蔓必殿孔氏通儒
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
菟見犬其勢必驚

鄧道元水經注典略曰睢固字白菟或戒固曰將軍字
菟而此邑名大
| | | 宜急去菟不從漢興

平四年魏太
祖斬之於此
鸛鵠銜一魚袋
劉餗隋唐嘉話秘書少監
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

| | | 物入其堂置案上而
去乃 | | 快快數日而加大夫
鵲墜寸紙有補闕二字

趙璘因話錄河南孔尹溫裕任補闕日諫討党項事貶
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爾

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忍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
無音耗一日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

早得官 | | 既飛去 | 下方 | | 我兄即到豈奈我何
| | | 極異之無幾却除此官

鍾輅續前定錄長慶中鄂州里巷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僧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

軍其語乃絕而未幾而相國竒章公帶平章事節制武昌

之位豈遇牛迴蘇鶚杜陽雜編代宗廣德元年上至陝

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一方今見牛也朕將迴爾鏡影成

相字

王仁裕開元遺事末環未第時因於日中覓鏡

明堂火珠詩

孟啓本事

詩崔曙進士作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卒惟一女名星星人

始悟其糾繞成及字張采續明道雜誌某應舉時已獲

初入屋懸寢帳忽見余帳後有一黃草新繩子垂下草甚勁繫自相

登科及第也省試罷歸省榜將出復至京師寓相國一
鄉僧院中晨起嗽口噴水門上覺水濕處隱然有字因

洗視之乃四字云榮登
在卽也是時余叨忝

榮登在卽上賭彩選

吳處厚青箱襟記原

武鄭公戰天聖中舉進士嘗與同輩一
一坐皆負獨戰贏數百緡是歲第三人及第

半堂食

吳處

厚青箱雜記李璟時朝中大臣多蔬食月為十齋至明
日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

上取漆泗揚楚秦五州而環又割獻滁和廬舒新
黃六州果去唐國土疆之半則半堂食之應也

龍舉

頭猴掉尾

吳處厚青箱襟記唐末劉建峰定長沙造馬
股領眾浚城濠得石碣有古墓十八其文曰

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歲

國亡乃猴掉尾也殷子希範以巳未歲生又以開運丁
未歲薨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生後為江南所

伴乃猴
離次也

三羊五馬

吳處厚青箱稌記龐巨昭善星緯之學唐末為容州刺史惡劉隱殘虐乃

歸長沙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短長巨昭曰吾入境來聞童謠曰

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後皆如其言

去海十里過山萬重

吳處厚青箱稌記寇萊公少時

作詩曰——止——應——及——至雷州吏呈州

圖問州去海幾里對曰十里則南遭之禍前詩已預識

也
人踏金鼈背上行

吳處厚青箱雜記本朝翰林蘇公紳嘗題潤州金山寺一聯云僧依

玉鑑尤中住——時公方舉大科識者以

人踏鼈背上行乃榮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公位止於

內相豈亦秋風亭句

王海東都事略寇準舉進士為巴東令巴東有——準析韋應物

一言為二——曰野水無人度孤

黃樓玉局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知

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大用

徐州作——未幾黃州安置為定帥作松醪賦有云遂
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
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他年
第幾人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識也 寫

八賦不脫誤一字

周輝清波襟志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

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平生所作——當——
——以上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

至金帶圍出則城中當有宰相

周輝清波襟志紅藥而黃腰號————初無種

有時而————韓魏公為守——一出四枝公
自當其一選客具樂賞之時王岐公為侔王荆公為屬
皆在席缺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
招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後皆為首相

一出四枝上曹門高

陸游老學庵筆記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未幾慈聖

太后受冊中宮人以為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箔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則做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當相繼而起

玉帶圍顏

周密齊東野語鄭丞相清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乙亥

歲甫升舍選而以無名闕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試臨期人避知舉袁和叔親試別頭愈覺不意及試青紫明主思詩押明字短晷逼暮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顏字可用為末句曰他年蒙渥澤方——歸為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綠衫尚未能得著乃思量繫玉帶乎已而中選攀附驟貴官至極品竟此賜遂成吉識以此知世之叨竊富貴

一竿歧為二

陶宗儀輟耕錄白廷王皆非偶然也

忽——上——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

鑿成金世昌

未幾先生段先生有二子或以為先兆云

三字

陶宗儀輟耕錄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必昔

時客商所記姓名
人以為有定數云

唱胡十八小令

陶宗儀輟耕錄至元甲子河合馬拜中書

平章領制國用使司時樂府中盛

一信果於至元壬午

伏誅越五年丁亥閏二月桑哥拜中書平章立尚書省
貪暴殘忍又十倍於阿合馬人亦謂桑字拆而為四十

八桑字後改作相字亦拆為四十八竟不知應之於奇
或應之於職然自立省之日至辛卯正月敗績恰四十

八月其神
驗如是

自題桃符

陶宗儀輟耕錄張之翰字周卿邯鄲人由翰林學士除授松江知府

下元貞第二年是歲卒亦識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三